

清明节特别策划——

器官受捐者:缅怀身体里的那个“陌生人”

(上接 A04 版)

你的生命,
有五个人在接力

3月28日,长沙市凤凰山“遗爱人间”公益陵园,164位遗体器官捐献者长眠于此。

“外公,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敬礼献花呢?”

“因为他们都是英雄。”

“我爸爸也埋在这里,那他也是英雄吗?”

7岁外孙的问题,让黄新华愣了一下,他从没想过老实木讷的女婿杨锋会成为“英雄”。但事实上,杨锋的确成就了5个人的新生——他是一个“不死”的英雄。

家人做了“像电视里一样”的决定

2012年正月,年味还未散尽,女婿杨锋就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了。

“正月初二,毫无预兆地发病;初五,肺部感染;初八,病危……”面对这场变故,杨锋有智力残疾的妻子和刚上小学的儿子都是懵懵懂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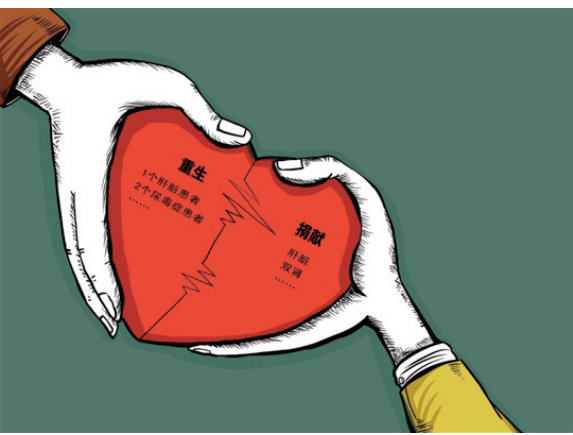
2006年,因为家庭贫困,已经37岁的杨锋才娶回了黄家姑娘,次年又有了一个机灵的儿子。然而,幸福的生活还未开始,便已被画上了句号。杨锋虽经医院全力抢救,但已是无力回天,进入脑死亡状态。

经过一番考虑,杨家人做出了决定,“像电视里演的那样”,无偿将有用

器官捐赠给需要移植的患者。

黄新华告诉今日女报/风网记者,女婿杨锋是一个很平凡的人,从不贪图什么。全家人替他做了这个决定,一是希望能“做件好事,积份德”,二是想着“能把他身体的一部分留在阳世上”,家人也好有所寄托。

当天,杨锋亲近的家人一一到场,64岁的母亲在器官捐献协议上签下了最后一个名字。之后,医疗专家对病人器官进行了专业评估,并完成了器官获取。在恢复捐献者遗体原貌后,医护人员与家人共同为杨锋举行了简短的悼念仪式。



“他可能一直与您处在同一片天空下”

今年4月的第一天,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李敏、李晨星与今日女报/风网记者来到了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城郊的黄新华家中,慰问了杨锋的妻儿。

“他们(受捐者)……还好吗?”闲谈间,黄新华迟疑地提起了这个自己想问却又不太敢问的问题。他知道,按照规定,捐献者和受捐者之间是不能相互透露信息的。

“黄爹爹,杨锋他造福了五个人。他的两个眼角膜、两个肾脏、一个肝脏,让这几个人重获了健康。

他们都活得很好!”李晨星安抚着黄新华,“因为器官的捐献与获取采取就近原则,所以这五个受捐者都离我们不远,很有可能就生活在同一个城市。他们与您呼吸着同一片空气,淋着同一场雨,甚至可能和您搭过同一辆公交车,与您擦肩而过。”

“安心了,安心了,我们都安心了……”听到这个结果,黄新华的眼泪终是掉了下来。

(为保护隐私,以上除专业人员外,其余均系化名)

■纪念

他们在877人身上涅槃重生

今年3月29日,在长沙市明阳山福寿苑陵园红十字遗体器官捐献纪念广场上,近300名市民和志愿者参加了由长沙市红十字会、市民政局、市殡葬事业管理处联合举办的缅怀遗体器官捐献者的纪念活动。大家一起为遗体器官捐献纪念广场的长青树培土,并向捐献者三鞠躬,表达了对这些无私奉献的捐献者的缅怀之情和崇高敬意。

为纪念这群勇士,去年清明节前夕,长沙市红十字遗体器官捐献纪念广场落成。广场中央,矗立着一座高达5米的风凰涅槃雕像,昭示着捐献志愿者们“浴火重生、留爱人间”的大爱精神。

今年清明节前夕,173位新增的遗体器官捐献者姓名被镌刻到雕像旁的纪念碑上。目前,这座纪念碑已经刻上了500多名遗体器官捐献者的姓名,他们中既有老人,也有出生仅1天的婴儿,他们有的把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,有的捐献了器官用于移植。

据国家卫计委统计,2003年,我国“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”的数字是零。起初,受“身体发

肤受之父母”的传统观念和“入土为安”的丧葬习俗影响,遗体器官捐献是一件颇为敏感的事情。但随着时代的进步,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捐献队伍中,用他们的身体延续他人生的希望。来自湖南省红十字会的数据显示,湖南自2010年启动器官捐献试点以来,公民逝世后成功捐献案例不断增长。

据悉,截止今年3月20日,湖南省已实现人体器官捐献350例,共捐出大器官888个,其中肾脏671个、肝脏201个、心脏15个、肺脏1个,877位重症患者得到移植,也让他们重拾健康与自信。

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移植专家叶启发告诉记者,在中国,每30个急需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中,只有1人能接受手术,而正是因为器官捐献者及其家人的无私与大爱,才换来了更多病人的新生。

自2015年1月1日开始,中国全面停用使用死囚器官,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。叶启发表示,目前湖南省器官移植已完全来自于公民的自愿捐献。

■小知识

捐献者与受捐者为何要成“陌生人”

看了今天的报道,也许你还会有一点儿小疑问:明明不少受捐者都想要去见见捐献者的家人以表示感谢,也有部分捐献者的家属想去看望接受了自己亲人器官的受捐者,但为何这样的愿望却一直都不能被满足呢?

“这是因为,在器官捐献中,捐献者与受捐者之间是采取的‘双盲原则’。”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李敏告诉今日女报/风网记者,听起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,但它是国际认可的做法,出发点正是为了保护捐献者与受捐者的隐私,同时也可避免器官买卖。

“当一个生命走到尽头时,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他(她)身体的一部分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,获得重生。在此过程中,我们必须严格杜绝不符合伦理道德的情况发生。”李敏说,器官捐献工作起步初期,一些受捐者与捐献者家庭常有接触。曾经有器官捐献者的父母为了消解丧子之痛,每天守在受捐者家楼下,夜以继日地观望对方的生活,这也让受捐者家庭困扰不已。

“器官捐献家庭给予的精神

寄托,有时是受捐者家庭无法承担的。”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李晨星表示,曾有一名26岁的男子在脑死亡后,其家人表达了无偿捐献器官的意愿,但提出一个条件。“因为捐献者是独生子,未婚未育,所以家人希望使用了孩子器官的人,能为他家生个孩子,好延续后代。”这样的要求自然被当场拒绝,“不过,这家人后来还是接受了现实,完成了捐献。”

其实,在我们的生活中,因未能遵循“双盲原则”,从而给捐献者或是受捐者的生活带来困扰的案例比比皆是。此前,著名歌手姚贝娜因病去世后捐献出了自己的眼角膜,但两名受捐者的姓名、照片等也被公开,他们不仅生活受到影响,其中一名成都小伙得知角膜来自姚贝娜时,也感到“压力大”。

作为国际惯例,“双盲原则”在国外一直被严谨地执行着。英国戴安娜王妃遇车祸身亡后捐献多个器官组织,为8名患者带去生机,但受捐者信息至今是谜。苹果公司前CEO乔布斯曾接受过肝移植,其捐献者信息也一直没有公开。

■链接

纪念园、公益陵园、网上墓园……

我们可以这样
缅怀他们

捐献者与受捐者互不相识,但人们内心的情感与思念却需要寄托。如今,不仅湖南省有“红十字遗体器官捐献纪念广场”和凤凰山“遗爱人间”公益陵园,在全国各地,大家纷纷以各种形式来缅怀这些长眠地下的天使。

2012年,深圳市红十字会在征得家属同意后,为深圳市400多名器官及遗体捐献者建立了网上墓园,以示纪念。而早在2008年,广东省就在增城市建立了“广东省器官捐献纪念园”。

2014年清明节,广西红十字会也在捐献者家属同意的前提下,将2013年以来完成捐献的捐献者姓名或捐献编号、照片等信息镌刻到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的纪念碑上,供家属和社会公众缅怀、纪念,部分捐献者家属还为捐献者在墓园花葬区进行花葬。

今年3月26日是武汉第9个遗体捐献日,为纪念捐献者而建的网上墓园,也已在武汉市红十字官方网站开通。捐献者的亲属可将捐献者的简介、照片发送给红会,公开信息,供市民缅怀和瞻仰。

■编后

清明,原本就是一个缅怀的节日。

对于受捐者而言,在感恩的同时,他们也将带着另一个人的希望去享受世界的精彩与生活的美好。

而每一个捐献者背后,都有一段悲伤的故事,以及伤痛之后生命的无私与超越。不仅仅是从中受益的人不能忘怀,捐献者及其家人的大爱,更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将这份功德永远铭记、传承与发扬。

死亡,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宿命。而遗体的处置,则成为人们身后最重大的终极关怀问题。从“入土为安”到愿意将自己的身体奉献出来,让器官在不同的生命体中接力,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,生命的开阔与丰饶莫过于此。

去年3月,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正式成立,它将就器官的捐献体系、获取和分配体系、移植临床服务体系、移植术后登记体系、人体器官移植监管体系等的建立开展工作。中国在器官捐献的道路上一直在努力与进步,全国性权威机构的建立无疑意义重大:让捐献者的捐助行为体现意义,让受捐者感恩地、有尊严地生活,甚至自愿地回报社会,都有赖于这些体系的规范运作。

约翰·堂恩说,没有谁是一座孤岛,每一个人的逝去,都是全人类的损失,因为我们是包孕在人类之中的。逝者已逝,但当他们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重绽生机时,我们的世界,也因此收获了这份滚烫的文明。